

臺大文學講座

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我與文學



丁山長 主講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臺大文學講座

臺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幻山 主講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柯慶明教授：

我想司馬中原先生是不需要介紹的，我們差不多是從小就在他的魔力之下影響長大的。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請到司馬中原先生來給我們講他自己跟文學的種種關係。剛剛我們才在談司馬先生，他正要再寫一本新的書，要來談很多很細膩的東西，我們現在就熱烈鼓掌歡迎司馬先生。

司馬中原：

我不是虛偽的客套，你們都是碩士生博士生，顯然是國家的——尤其是文化的第一線精英。我個人是自幼失學，連一個幼稚園的畢業證書也沒領過，小學中學是掛名，掛了名念兩天就跑掉了，是一個野呼呼的人。但是後來就覺得，肚子裡空空、心裡滿滿，腹中空空就不對味。

從小就自學，自學就是寫。我因為沒進過學校，所以聽到有朗朗書聲的時候，就會佇足徘徊，伸頭窺望看看那個空空的牆裡面的那些學子，春風悠悠的老師在授課，心裡充滿了一種要上天去的想法，人家在天堂，可我是在戰亂的路上奔波。

我七歲就同家人離散到陸軍部隊去，那個時候，因為沒有念過書的關係，所以到那裡見到小學的老師我就害怕，後來覺得小學老師沒什麼好害怕，見到中學老師又怕，後來慢慢的對中學老師也不怎麼怕的時候，見到教授又怕，所以像你們的柯老師，他跟我認識四十多年，我覺得我是追隨他四十多年，因為他在饕宮裡面去問道、去授業解惑，我是野猴子，根本就不成玩意兒，當然比較三教九流，比他知道得多一些，可是那一教九流知道得越廣，就越單薄，是老太太簪子，是路路皆通卻樣樣都稀鬆，稀鬆平常了一點，沒有一種所謂系統性的、學術性的根基，而我是因為心懷畏懼，心懷凜懼而產生的一種困而學之的精神，始終在我身上保持了一致，一直到現在還是夜夜挑燈，苦讀各方面的書，努力以赴。

雖然是書猶未曾盡我讀，可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最誠懇的心去念各方面的書，從古到今從頭到尾，凡是我能夠念的，我就抓起書來像貪吃的人打牙祭，讀書對我來講，是一種精神上的進步，那麼我是抱持一種終身學習的精神去學的，至於像童年期，像夢一樣遠的地方的影子，我是耿耿不忘，比如說對華東地區的各種的農產品、各種的野花野草，叫什麼名字，幾月開花，有什麼功能，荒年的時候吃它會不會中毒，這些東西都是根深蒂固留在心裡邊，而且眼睛閉起來就好像電影一樣，見過什麼、跟我講過什麼話，什麼故事、什麼情節，從一歲開始到七十多歲都沒有停止過，眼睛一閉想到什麼，什麼就來了不會忘記。有一天來了一個調查局的官員，他是我小時候的同學，他後來作高官，他就說司馬先生，我要問你，我爸爸長得像什麼樣子，他記不得了，可是我只到他家裡去過一次，那年我六歲，他爸爸招待我吃什麼，他家裡是什麼樣子，他爸爸是什麼樣子，我說要不要我幫你畫一張速寫像，結果畫出來像畢卡索畫的一樣，可是我心裡記得瘦瘦的臉，有一點山羊鬍子，有一點小小的佝僂，我會記得，一次就記得。

讀書也是一樣，比如說水滸傳，我讀完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他的別號是什麼，後來在聚義廳裡邊排名的位置都不會錯誤，幾十年了都是這樣，有一些書像紅樓夢之類的書，我小時候讀，迷迷糊糊的讀，後來再讀，每過十年，我要把這書拿來再讀一次，寫一下筆記，跟十年前的對比，跟二十年前的對比，看看你經過了這麼多的人生的閱歷，你的

感受跟幾十年前有何不同，有沒有一點進展，這就像我下圍棋打譜一樣，把你以前初段的棋譜到了九段裡打一打，你就發現你當初錯在什麼地方，所以做學問是慢慢來的；第二個我是似懂非懂的東西，我有一種挖底刨根的習慣，比如說我們聽平劇的時候，聽到嘩啦啦打罷了一通鼓，三通鼓以後關公大刀一揮，就把蔡陽腦袋給幹掉了，砍下來，什麼叫一通，爲了這一通我找了十年的書，後來在漢代的車樂譜上面找到，一通鼓是三百三十三點，就是說打了九百九十九點的鼓，大概也要二三十分鐘，蔡陽的腦袋才被關公砍下來，不是咚咚咚就砍掉了，蔡陽也是五星上將四星上將，主將怎麼被關公隨便一刀就砍掉了？那名實不符嘛！比如說身懷六甲，我們人人都會用，都知道是懷小孩了，是不是啊？可是懷小孩小腹便便，爲什麼要便便呢？那身懷六甲爲什麼六甲，不是七甲不是五甲呢？是不是，那就要查，查到是晉書裡邊它有一段就是六甲貫胎書，西方第七天是安息日，是六天造世界，中國也有上帝六天造世界的傳言，那是造物之日、出生之日，你有一個生命的靈，進入腹中就六甲了，六甲貫胎是道家很早以前就有，可是現在我們這些年輕的研究朋友比較薄，爲什麼薄？不是你們要薄，是書店先薄，因爲書店它就那麼大，一個月排名一百名之外的立刻下架就送回去了，要找古一點的書要到圖書館找，我們這裡書店沒有，只賣現代的流行書，不賣古代的線裝書，也不賣古代有價值的書。可是我們中央圖書館也不定搜羅殆盡，很多年前我到美國去，參觀它的國家圖書館後到哈佛大學去看哈佛大學的亞洲館，亞洲館裡邊的中國館，就佔了像一〇一大樓的那麼大地基的十四層，我一看就嚇死了。因爲我自己寫的書，我家裡沒有的，它那裡都有，批評我的文章的，不管是評介的也好，或者是責備的也好，它都有，人家是用什麼心來看待學術研究的，保存研究資料的，而我們這裡，都變成一種古代的流言，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書毀於戰禍。

有很多古代的人，有些人寫一輩子，那炸彈一炸都沒有了，有些研究學者在流亡途中，船翻掉又泡湯了。所以我們的研究資料，要比現在的北大清華的研究資料天生就欠缺，尤其是研究民族學，幾乎找不到東西，這個民族，現在的旅行客人都可以拿到一本旅遊手冊，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複合性的民族，由五十六個民族所組成的，可是中共內部の研究資料裡邊，寫的不是五十六個，是三千七百以上的民族，爲什麼這樣說呢，有一年我休假，同尼洛先生，他也是一位作家，到金山海邊去，主人就給我們準備了一家靠近海邊的別墅，我們要來一打酒、鉛皮筒來了三筒，這個菜，有紅燒牛肉、紅燒羊肉、紅燒狗肉，然後有一群青年學生，走來陪我們兩個，每次都是十幾二十個，然後把窗戶打開來，看海風讓海風吹進來，海波盪盪的，讓我們可以向北邊、向西邊眺望，天快亮的時候可以看到，點點歸帆回來，那天晚上也許喝多了，我就看這些陪我的人，每一個都是醜不拉機的，好像非我族類，我說，你們哪裡來的，他說我們是緬北撤退的時候，空軍載我們到台灣來的，我說，你們是哪一族啊，他們說，我們擺夷，我說，哦，擺夷長相不一樣，怎麼有白有黑啊，他說我們擺夷族，一共有二百九十六族，擺夷族就一百九十六個民族，那這個就是大擺夷，他是小擺夷，他是我們擺夷中的貴族黑擺夷，那這個白擺夷，那個漢擺夷，那個是水擺夷，我是丁擺夷，十幾個人就十幾個族，而且他說，你們大漢沙文主義的歷史是不正確的，我說有什麼理由，他說我們擺夷有擺夷文的高中，我們是讀完了擺夷文的高中，才被接到台灣來的，完全格格不入，你們說諸葛亮七擒孟獲對吧，我說有啊，七擒孟獲啊，到現在擺夷人還感恩懷德，他說不是，我們擺夷文寫的是孟獲七擒諸葛亮，我說怎麼個擒法，他說，他先打到我們這裡來了糧食也沒有了，腿快走斷了，水也沒有

了，一個一個東倒西歪了，向我們要吃的要喝的，我們就給他，給他說你不要打我們，給你一點乾糧飲水，你從這條路怎麼樣轉，轉三轉就出去了，回四川去吧，結果轉了一個禮拜他又來了，爲什麼呢？轉錯了，到了第七次，孟獲很不耐煩，說派部隊護送你們回去，殘兵敗將都走掉了，諸葛亮就說，孟獲大王好啊。所以三千多個民族後面加個按語，說有一些古老的傳說中的民族，正在努力發現中，這個包括雪人，包括喜瑪拉雅山裡那些活了兩千年又不死的先人都在內，包括秦始皇時代在湖北的山裡洞裡的毛人，奇怪的東西多著呢，光是一個民族學，我們活了三百年也研究不完。

所以諸位做研究生，我們第一個要不能夠盡信書，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要有了懷疑就去抓抓抓，就去挖挖挖，不能聽信一家之言，因爲某一個書上註著字典上說的，字典照樣出錯我們盡量多讀各方面不同的評論，心裡有一把尺秤，是雖不中亦不遠矣，就是不違乎我們求真求知的心，就可以了。

現在什麼東西都講科學，科學的態度，我不反科學，我尊重科學，科學確實是促進了人生的福祉，尤其是對於懶人，科學幫助他們最大，是他的恩人，懶人以前要下廚房，要淘米煮飯，現在電鍋按一下，它自己就煮好了，不用看著，悶鍋一悶，標上幾分鐘，然後就吃了，科學對懶人有很大的幫助，科學對我們的世界觀，有很大的幫助，我們看古老年代的像洞頂人，像圖騰氏族的人，他們活的天地，就是他們所知的天地那一點點，因爲有一個大山阻擋，山那邊是什麼，那邊認爲山那邊是什麼，山南山北互不相通，大水隔著又沒有舟楫，所以最早的人，是活在一個非常小的天地裡一點一滴的去累積文化，他們文化是一點一滴的累積，而且都是犧牲了性命，走過錯的路，受過其他的痛楚，才撞出一個新的觀念來的，所以以前的文化是加減法，後來的文化是乘法，後來的文化是更不得了了，一日千里的一種進步，可是十九世紀的唯物世界觀，對人類的傷害超過文化大革命，爲什麼呢？它把人類於天地間的位格降低成比動物高一等的位格，他說你沒有什麼不得了，把你分析一下，鋁是多少、鐵是多少，是不是，各種元素是多少，不能那樣玩的。

有一天我們碰到原來在臺大研究所當所長的鄭教授，他帶著太太到東海岸去休假，我也帶著我太太去休假，早上吃早餐碰到了，他原來在高雄市做過民政局長，鬧了一個笑話。他是要親民民政，去訪問漁民、農民、街頭的攤販，後來跑到高雄市政府的後面，去訪問妓女戶、紅綠燈戶，然後苦口婆心的對那些妓女說，你們這樣子糟蹋青春是不好的，努力找個正當的職業，要去好好的上班，那個妓女就說，鄭局長，我們現在正在上班啊，是不是這樣？你要不要照顧啊？結果把他嚇跑了，所以要想深入生活的情境裡不容易的，二十世紀的科學，有一個大的毛病，就是科學唯物決定主義，決定主義它有一個假設性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說，凡是物質一定佔有空間和時間，一粒沙也佔一粒沙的空間一個地球佔一個地球的空間，每個星球都佔有它的空間，但是你要計算它距離的時候就要用時間，凡是不佔有時空的就是沒有唯物決定主義的五大素質，就是時間、空間、物質、因果（僅述四項）。可是科學的真跟我們文學的真，有明顯的區別。科學的真叫驗證之真，尤其在十九世紀，不經過驗證就不真，驗就是反覆的檢驗，證就是多面的證明，這個是科學的決定性的前提，可是我反問這些科學家，你的檢驗儀器是有限，怎麼可以檢驗無限，對不對？

你沒有被小偷偷過
你敢說全世界都沒有小偷
沒有小偷啊
我家都沒有被偷過啊
用你的經驗去丈量世界
這是非常武斷 霸道 可怕的專制
科學專制年代
把我們文學吃定了
使我們淪為丐幫
怎麼可以那樣呢
你有X光 你就檢查
你有什麼光
宇宙的空 非空
在各種宗教裡面都認為空非空
空蘊萬有
各種有都在空裡面蘊藏著
我們人類現在所發現的力與能
哪個看見了
雷能 你看見過雷射光嗎
那雷射你看不見
我們的眼睛肉眼是不夠的
所以佛說我有五隻眼
你們只有一隻肉眼
可是女生多一隻眼是慧眼
可以識英雄
那我們男生 酒肉之徒
只有一隻肉眼
看到事物的表象
看不到事物的內在
這個科學決定主義
很武斷很霸道的
否定了很多應該有的東西
像我們在太空裡面
現在科學家慢慢找出來
有雷能 核能 光能
電能 熱能 跟原子能 各種能
好像我們發現了寶庫
都把宇宙的秘密挖掘出來了

其實千萬分之一都不到
還有若干你根本不知道的東西
怎麼能夠用我們有限之身
去界定無限呢
即使是最前衛的現代科學家
他也不敢說這種話
有很多靈魂學研究說
生命學研究說
舉例來講
舊俄時代的列寧格勒大學
就有靈魂學研究所
即使史達林暴政的時代
它也沒有關閉
而且在那裡教書的人
都是尖端的偉大的科學家
包括原子彈之父沙卡洛夫教授
原來把文學跟科學看成對立的
有些人一知半解
說我現在只談文學不談政治
這個話說了就是不懂
因為文學是文化的精神反射
從內在的精神上反射出來的東西
而文化所包羅的
是人所產生的一切人為創造
政治的典章治度是不是人為創造
是社會文化的當中的一個部分而已
所以我們是海納百川成浩瀚
峰容萬木翠參天
我們從事文學研究工作的人
抬起頭來 挺起胸來 頂天立地
有原則 有目標 有方向
不違初衷 不易初志
努力以赴
頭上頂著天 腳下踩著地
要擁日抱月 呼吸宇宙
這是我們做文學研究工作的人
要有的一種決決的態度
把什麼東西都包納在裡邊去

而不是什麼風花雪月的東西
也不是一種感情的聲音
也不是一種專門寫情 唯情是尚的東西
我年輕的時代非常佩服詩人王維
後來漸漸的不怎麼佩服
又佩服境界更高的人
為什麼呢
像李白的詩才從天上瞬射下來
我年輕的時代最佩服他
為什麼呢
他能夠寫到地球外面去
天外去
有酒詩能夠發天外情
他跟月亮相約 永結無情遊
沒有你沒有我
永結無情遊 相期邈雲漢
那不是到了太陽系銀河系去了嗎
這種無情遊 邈雲漢這種思念
就是超脫了一般人的思維模式
而完全與宇宙融為一體
的那種情感貫注
是無所不包 無所不容的境界
到了後來
劉禹錫有一首詩很有意思
他也是想寫到天外去
他無意中得到一首詩
比「朱雀橋邊野草花」
要好得多的一首詩
是因為他當時做太守
那個時候黃河從銅瓦廂南流時
正好在他的轄區
太守巡視黃河
人家就弄一個大船
張滿了風帆
頂風逆浪的向黃河上游
去請太守看看兩岸的情況
長風浩浩 風沙瀟瀟
他就寫了

九曲黃河萬里沙
浪淘風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黃河去
同到牽牛織女家
一起到牽牛郎 織女家去玩玩
牽牛郎 織女星 比我們太陽系
到了很遠的遙遠的星球去了
比如說王維有一首詩
中年頗好道 萬事不關心
自願無長策
比如說我跟政府講話
政府不聽
我的這個見解
政府認為都是丐幫的見解
所以我是空知返舊林
還是回老家吃老米飯去
他不但是吃老米飯
他還樂乎於隱退的生活
松風吹解帶
松風涼颼颼的一吹把衣帶寬掉
掛在松枝上
山月照彈琴
月亮起來了我就彈首古琴
彈給天地聽
君問窮通理
你如果要像打口水戰的那種節目
問我怎麼怎麼樣 怎麼怎麼樣
我才懶得理你
我漁歌入浦深
我駕著小船走掉
這是很高的人生境界
可是到後來我就發現
很多類似王維的這種觀念
在民間的書畫裡邊很多的
例如說亂邦不入 危邦不居
菲律賓很亂 很危險 不要去
印尼現在正在亂 不要去
可是我們台灣

因為我們住在這裡
沒地方跑
又不能不入 又不能不居
怎麼辦呢
就是亂邦自入 危邦仍居
還是要住在這裡
對不對
這是一種逃遁的道家思想
逃遁性的思想
然後說 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現在像高鐵案弄成這個樣子
我們因為不在其位
我們乾脆去喝酒打牌去
對不對
那個不對的
所以新的公民意識
我們是社會的主體
要主張真相
要主張正義感
以前有人叫我講法
什麼是法
我說這個很簡單
中國字拆開來看
去水為法
法律的精神就是要水落而石出
人家花一百萬打官司幹什麼
求個結果公平的解決
水落石出
要還原真相
現在什麼真相通通都沒有了
法律摻水叫什麼法
所以你看文學所表露的東西
就是世界上有坑凹不平的地方
我就發出轟轟的怒吼來
文學是根據生活去看
你看那個憤世嫉俗的文章越多
那個社會是亂世
如果都是像江南的春江花月夜

那種是承平之世
是不是
我記得胡秋原他
曾經說過一句話
他說
社會是河床
青年是流水
我們也可以說世界是河床
文學是流水
有什麼樣的河床
就有什麼樣的河水
那是很自然的一種現象
我們現在的科學
已經跟文學靠近得不得了
幾乎
當初是對立的
認為玄學靈學都是無稽之談
無以照厚象
現在不是這樣的看
現在很多相信
無形之中有各種靈的存在的
是尖端大科學家
全部比我們還要信
因為他發現無限裡面有無限
實在太可怕
實在太偉大
以有限知識去學它
是學不完的
最近有一個報紙
我給它剪下來
就是我一個人老朋友
馬驥伸教授同黃兆衡教授的女兒
馬小姐
她小時候喜歡拉拉小提琴
小提琴拉得還不錯
她喜歡托著腮去看天上的星
這是什麼星 這是什麼星
去天文台捨不得下來

後來她在美國是讀天文學
天文學博士
而且是優秀的博士
精進的研究
她研究出來一種新的實驗的機械
在美國她主導研究
結果美國發現
人類所知的無限的大空
所知的包括十億以上的銀河系
的一個大空之中
有形的佔時空的物質
就是無數兆兆的星球
只佔大空的萬分之五
可是眼睛看不見的
那是靈哪 能哪 力哪
大空裡面的那些玩意兒
佔萬分之二十三
幾乎五倍
他們叫佔有時空
能夠看得見的物質
是明物質 也是陽物質
而看不見的物質是陰物質
也是暗物質
以前唯物決定主義當道的時期
這個有形的物質是物質
凡是無形的不能實驗的
就不承認它是物質
但現在承認了
就是說
現在的科學所研究的範圍
要擴大了萬倍
因為要研究的東西
以前認為沒有的它都拋棄了
現在要重新檢回來再去研究
包括神靈
包括鬼靈
包括各類的魔靈
邪靈 惡靈 魔靈之類的東西

充滿在這個以太
在愛因斯坦所著作的「以太」
就是一種不斷的伸縮運動
的無形之中
在那裡活動
你的正念一動
正靈就跟你會合
讓你頂風逆浪 成就你的事業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
中國文學的研究專家
那正靈就配合你 幫助你 鼓舞你
讓你一生去鏖而不休的研究
成就你率領那個時代
如果你說 我完了
你就真的完蛋了
本來沒完 因為你把氣放掉了
輪胎扁掉了 籃球扁掉了
也不能跳也不能滾
所以做一個研究工作者要想做
就是一以貫之 死而無悔
就是要有這種態度去做
一是沈思自主 專心一致
所以現在的研究範圍擴大了
現在的科學家 像靈學家 玄學家
宗教學家 文學家 去挖經取寶
他們很虛心
你們的知感經驗裡面有哪些
他會搜集這些東西
再朝前面研究
因為驗不出來
是我們人類有限的能力
能力有限
不能說驗不出來就沒有
這是賴帳賴皮的一種研究方式
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們做文學工作的人
要打開自己的心
以有限的生命

去學習無限
而且是終身的學習著
終身去學習無限
而且在無限之中
我們要向蒼天取經
向大地挖寶
打破種族的藩籬
打破國家的瓶頸
要對整體人類去做奉獻的話
那你必須要有一點
所謂道學佛學的修為
要從這裡去
像我個人 我是不受傳統的
學院派的一些觀念影響的人
就是像孫悟空一樣的
照樣可以大鬧天宮的
老君爐裡面也關不住我
只是把眼睛燻的火眼金睛
眼睛燻紅而已
我還是跑了
如果你受了一種學術的薰陶
你也要從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
你自己自我要跳出去
每個人要發現自己
像寫書法來講
人家說進帖容易出帖難
你開始寫柳公權
一輩子都是柳公權
寫來寫去總是趕不上柳公權
你寫顏真卿那一輩子就寫顏真卿
假若要把顏真卿柳公權
把諸子百家全部融合起來
在我心裡面化成我生命的活水
在呼吸裡面進出 在血液裡面循環
做千變萬化的使用
出帖，成就你自己
出帖難就難在你要讀萬卷書
然後再用書本知識去印證生活

用生活知識去考驗書本
才能夠得到一點名望
所以像一般工具知識的求知
是知與識兩個字就夠了
知就是認知
是一種理性的系統化的
學術化的認知
識就是在實踐方面
努力的去認識根據知去達成的
去辨別的一些東西
它是理性的 是科學的 是系統的
是這一堆東西
可是我們文學面對無限大的一個時空
包括所謂精神的時空
包括心靈 包括夢境 包括希望
包括人內在的 萬物內在的東西
你看不見的東西
你的進入是什麼方法
第一個是感
我們看中國字很有意思
什麼叫做感呢
感心為感
萬物均有本心
感心者就是你體認萬物之心
跟你的心連起來
你可以變成那一棵樹
樹可以變成你
你跟樹相通
你跟流水相通
你跟一塊石頭做朋友
你摸著它就想到它
千年萬載怎麼從山上滾下來
變成這個樣子
老朋友啊
怎麼把你磨練成這樣晶瑩的東西
人也是要被磨練的
與萬物相通的心就感
感通嘛

悟者吾心也
我們有很多妄心
我是臺大研究生 我是什麼
你腦袋裡因為你所有的知識
阻絕了
因為人家看你臺大研究生
我是老兵 賣菜的 我才不理你
你酸不拉機 酸溜溜 文謔謔的
哪敢跟你講什麼
你要跟他們一樣
你要說到他們的心裡去
讓他們認為世界上你是唯一的知己
他們才會把心剖開來給你吃
所以我們要放下身段
忘記我是誰
我見流水我就是流水
我見月亮我就是月亮
我就跟它通了
通了要找到本心
本心就是吾心 就是我自己心
一個人常常迷失自我
真正找到自己的佛家所說的本心
就是真悟
就是一種清澈如水
能容天地萬物之心
找到那種心
那你在研究的工作上

一路靈明

就可以直接上一〇一大樓
不用買票

柯慶明：

因為我和司馬先生
有幾十年的交往
對他有一點點了解
當然了解還不是很多
但是我很想藉這個機會
我知道您早年對舊俄的一些作家

非常的欣賞
這個對您也有一定的影響
可不可以簡單的提一下
你大概覺得這些作家
以及他們的哪些作品
對你來講最有啟發

司馬中原：

因為我在童年期
讀這些小說的時候
都是在二手貨的店裡買的
就像奇摩雅虎什麼不賣
都賣二手貨
因為我不懂俄文
不能夠直接去讀
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的翻譯很好
他們對於翻譯家特別重視
譬如請魯迅翻譯什麼
請傅雷翻譯什麼
他都先捧兩百銀元到門上去
你在翻譯書的時候
如果不夠隨時來補充
他可以靜靜地去翻譯
現在則是很多書店趕流行
美國有一個書暢銷得不得了
好比說哈利波特上市以後
一個禮拜中譯版要見面
不想落在人家後面去
怎麼辦
於是就把哈利波特的原本切成七分
找了七個外文系的學生來各自翻譯
然後合起來以後
它成了拼盤式的翻譯
讀第一段還不錯
第二段就不對
上上下下讓你的心臟起伏不停
懸而不決
有一個總編輯濾過一下